

1801

望城文史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南省望城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87



审 稿：陈 克 新

编 辑：张 超

封面题字：任 宇 农

责任校对：张 超

目 录

* 革 命 历 程 *

- 南下支队过望城……………晓 云 (1)
- 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布告…………… (3)
- 与八路军南下支队相遇经过……………徐 浩 (5)
- 滕代远在我家历险的一段回忆……………
- 范保生口述 范仲云整理 (8)

* 抗 日 烽 火 *

——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

- ✓ 沦陷时期的卯田……………吴亦吾 (11)
- 抗战前后的卯田杨家大屋……………
- 杨迪康口述 章 召整理 (20)
- 长沙沦陷后的经历与见闻……………徐 浩 (25)
- 我目睹的两次小战斗……………李仲海 (35)
- 鬼子伐木把命丧……………罗养一 (37)
- 淞沪会战亲历记……………余泛涛据莫树钧谈话整理 (38)
- 回忆在抗日时期……………刘健夫 (42)

* 人 物 春 秋 *

- 楚南绝学之倡导者……………许 康 (47)
- 谭嗣同岳父李寿蓉事略……………朱茂怡 (64)

李肇仙身世琐记·····	袁景贤 (66)
祖父钱维祺传略·····	钱大章 (67)
附七绝二首·····	钱立珊 (70)
六代医家·····	刘尊岳 (71)

* 春 风 化 雨 *

回忆思益中学的三十七年(续)·····	陈克新 (81)
题赠《望城文史》七绝一首·····	任宇农 (111)
自强中学和《自强》月刊·····	刘柯澜 (112)

* 往 事 风 云 *

我在明德中学的风云变幻中·····	文 强 (114)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时期选举内幕·····	刘健夫 (125)

* 工 商 史 话 *

话说铜官陶业·····	刘铁柱 (130)
中药行业六十年 ·····	熊佑林口述 张超整理 (138)

* 地 方 杂 景 *

乌山“吆喝队”被歼记·····	张继业口述 王再和整理 (142)
联语拾遗 ·····	曹广远 曾敬仪 子楷 敬贤 (145)
漫话泉山寺·····	熊春祜 (147)
王文清题乌山、青天寨的两首诗 ·····	张仲孝 (149)

○ 本辑照片除署名者外均李渝新摄影 ○

* 抗日战争后期 *

“南下支队”过望城

抗日战争后期，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派遣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深入敌后，进行南征，到湖南、广东、江西创建抗日革命根据地，这是党中央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南征部队正式授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进入湖南后改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

支队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全军共约五千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南下支队于延安东关飞机场誓师出征。十一月十日正式出发。经晋、豫、鄂诸省，与敌伪顽千里转战，至一九四五年三月下旬，部队挺进到湘东北之平江。

七月二十四日，部队到达今望城县属之铜官，二十五日，部队在高塘岭地区的杲山寺、源家洲子、定石塘一带稍事休息，二十六日凌晨，部队开拔，经枫树铺越过长宁公路，取道莲花桥向南挺进。二十七日、经龟头市、烧汤河到达宁乡县东境，并在道林召开了群众大会。

王首道同志所著《忆南征》一书中“挺进华南”一节，记述了在我县境内的战斗和行军概况，兹节录于后，以飨读者。

“七月二十一日，部队从福临铺出发，乘着夜色掩护，在栗桥和青山市之间通过了长沙与岳阳之间的公路，旋经赛头市、陈家冲和张家冲，到达吴家墩。……部队主力准备迅速穿越粤汉铁路和西渡湘江。”

“二十三日傍晚，部队经过土地坳、唐家洞、任家冲到达排栖屋。……

“次日，部队到达长沙以北的铜官、下洞子一线，准备在这里西渡湘江。入夜，晴空上升起一轮圆月，湘江上闪耀着银白色的波光。指战员们踏着月光，迅速奔向渡口。蓦地，从铜官方向传来了一阵枪声。一个侦察员很快跑来报告：几十名国民党的武装特务“正义军”，企图夺我集中的船只，阻止我军渡江。王震同志厌恶地把手一挥，说：‘快赶走他！’我军前卫很快将这股顽军击溃，俘其中队长一名，随后开始渡江。在下洞子渡口，我另一路纵队正要上船，驻守在对岸白沙洲的伪军慌忙赶来阻击，两军发生激烈战斗。伪军用步枪、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封锁江面。顿时，一颗颗炮弹落入江心。激起了一、两丈高的水柱。一串串白色的弹光嗖嗖地飞来，划破了晴朗的夜空。王震同志考虑时间紧迫，简单和我们商量几句之后，马上布置第二支队二营五连担任东岸警戒，防止敌人从我侧后偷袭，二营其余各连组织火力，压住对岸敌人的炮火。一切准备就绪后，王震同志向湘江对岸一指，大声命令说：‘先头部队强渡！’在我军火力掩护下，先头部队奋勇向前，一名班长和两名战士在江心负伤，仍坚持战斗。半小时后，我军强渡成功，旋将白沙洲伪军打垮，迅速占领了西岸渡口。部队主力乘胜渡江，几十只渡船往来如梭。午夜，正当我后续部队赶到东岸渡口时，突然从长沙方向开来十余艘敌艇。我一部分指战员这时正在江心，他们紧握手中武器，一边奋力前进，一边迎击敌人。不久，远处又传来一阵飞机的轰鸣声，三架飞机转瞬飞来我们头顶。船工们估计这是盟军飞机，可能是来轰炸敌艇的。但是，此时江面已形成一片混战局面，这三架飞机在空中盘旋多时，接着扔下了几颗照明弹，把江面照得如同白昼。几乎在同

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 布告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由王震、王首道同志率领的南下支队，在杲山寺、乌山定石塘等地贴出了以“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名称发布的布告，布告全如下文：

去岁湖南沦陷	日寇肆虐横行
皆因抵抗不力	政府抛弃人民
本军奉命援湘	消灭万恶敌人
实行统一战线	团结一切好人

一时刻，几颗重磅炸弹先后落入水中，掀起一阵阵冲天的巨浪。为了减少无谓伤亡，我们决定暂停渡江。飞机和敌艇相持约莫一个小时后相继离去，江面复归平静。我后续部队接着渡江，直到第二天拂晓，终于全部到达湘江西岸。

“当天我们在长沙附近的杲山寺（今属望城县乌山乡——编者）稍事休息，随即顶着火一样的烈日，连续行军两天，于二十七日抵达宁乡所属之新田湾。这一带，沿途都有国民党地方顽军驻扎。他们一面伙同当地乡镇自卫武装，不断对我进行袭扰，一面造谣‘日军来了’，恐吓群众不敢接近我军。我们本着自卫原则，有节制地予以反击。对其被俘人员，在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之后，一律发还枪支，将其释放，以示我军坚持团结抗战的诚意。

“为了执行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的指示，我们在新田湾只停留一天又继续出发了……”

（晓 云辑录）

工农商学各界
不分阶级党派
一致联合对敌
独裁贻误国事
唯有迅速改革
实行三民主义
建立联合政府
取缔贪官污吏
厉行减租减息
取消苛捐杂税
反对强迫兵役
保障人权财权
严惩汉奸特务
中国有共产党
满布大江南北
广东广西一带
德寇正在瓦解
苏联英美中法
世界进步很快
愿我三湘子弟
起来保乡卫国
倘有汉奸国贼
自当痛击不贷
特此剴切布告

军队地方士绅
皆愿相见以诚
展开民族斗争
专制违反民心
方能耳目一新
恢复中山精神
制止一党横行
扶持好人正绅
改善社会民生
买卖务求公平
欢迎自愿从军
维持社会安宁
悔过可以宽容
华北有八路军
则有新四大军
抗日起义纷纷
日寇亦将土崩
保障战后和平
中国岂能后人
一致义愤填胸
充当抗日英雄
敢于阻扰军容
勿谓三令五申
仰各一体遵循

司 令 王 震
政治委员 王首道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七月

与八路军南下支队相遇经过

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 徐浩
政协委员

一九四五年七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与仁德乡乡长李震霖（这时已由李接替仁德，我调任白箬乡乡长仍兼联乡大队长），率仁德乡自卫中队去福庆乡，参加新任乡长刘健夫的就职典礼，地点在乌山东首之定石塘，仪式刚开始，忽有乡兵来报，发现了敌情，与会者立即离席而去，各奔东西。我和李震霖及中队长龙自修等刚走出不远，即看到确有不少穿灰色制服的武装正向我方逼近。这时我从装备判断，既不是日本鬼子，也不是伪军，我当机立断地向龙自修下达了命令：不准开枪，快速分散撤退；并约定于黄昏后在白箬乡之静乐庵附近集合。这时部队虽然安全地撤离了，但我与刘、李三人已陷入包围之中，最先走近我们的两名武装人员，我发现他们的帽徽是青天白日，但周围有一道红色的圈圈；再看臂章时，才知道是共产党。

（编者按：布告全文摘自王首道《忆南征》一书中的“转战三边”一节第97页。文中写到：“我军入湘以后，为了适应斗争发展的需要和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经报请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取消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的番号，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下属各大队全部改为支队，组织领导一概不变……”本篇布告就是以改名后的番号对外发布的。）

的部队八路军。当时我的紧张情绪并没有因此而平静下来，原因是受反共宣传教育太深，认为这次落到共产党手里，纵或不死，但歧视侮辱是在所难免的。当他们要我同去指挥部时，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只有悉听安排的一条路了。

我们跟随两位战士走进一栋屋子里，见到一位年约三十多岁，操湖南口音，具有首长风度的军人，他用深邃的眼光向我们三人扫视片刻之后，便问了各人的姓名和职务，并询及原来是干什么工作的。我们如实讲了现任职务，刘健夫说他过去是教书的，我和李震霖则说过去是干警察工作的。他立即作出决定，要刘即回乡公所去为他们筹集粮食，我与李震霖留了下来。过了一阵子，他突然地问我：“你们乡公所前两天开什么会？”我如实地作了答复，他没有再问了。此时，我的思想有些紧张，因为平日听说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做得很深入，今天的事实证明是名不虚传的。由此我自然地联想到自己曾采用过模棱两可的特务身份，藉以对付真正的特务，这原是我以假乱真，若是他们对我来个以假当真那就糟了；又恰在这个时候，隔壁房间里正在审问军统武装特务“正义军”的被俘者，审问的对答听得很清楚，使我听而生畏。我们之间的谈话时断时续，然首长的态度一直是温文诚挚，有礼有节的，他拿了两本毛泽东著作《论联合政府》、《评中国之命运》的单行本送给我阅读。

我当时虽处在心烦意乱的境况中，却也好奇地把这两本书认真读完，并对照自己在抗战期间耳闻目睹之诸多事实，深有所感，思想上的帷幕逐渐拉开：认为要打败日本侵略者，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就必须按照《论联合政府》中所阐明的主张才有光明的前途。尤其看到文章指出的“把国民党看成是清一色的反动派，无疑是很不适当的”一段，使我心情激动，思想开朗，顾虑和畏惧的情绪也相应减

少，因为扪心自问，我是拥护抗日并付诸行动的，不曾做过对不起炎黄祖先的事情。

当我正陶醉在觉醒的时刻，首长进来叫我一道共进午餐，桌上是一钵雪白的冬瓜汤和一碗蒸辣椒，这与我平日常见的国民党官场和伪军部队每到一处，征索鱼肉、烂醉如泥的大吃大喝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自己平日餐必有晕的习惯，对此艰苦生活一时不甚适应，故在进餐时首长吃得津津有味，而我只勉强吃了一小碗饭。这时，首长微笑着对我说：“没吃饱吧，没有菜啊！”饭后，首长大概是休息去了，我因为还没有得到处理的指示，思想上仍惴惴不安，李震霖尤为焦急，连饭都没有吃。他对我说：“为什么刘健夫即时得到处理，而我们却留着不放呢？是不是由于你说了我们是学警察的缘故呢？”为了安慰他，我说：“我们现在不是座上客吗，他们对待‘正义军’人员与对我们的态度不是截然两样吗？既来之则安之，着急有什么用。”其实我自己又何尝不急。这时，我们从窗子里瞧见一些军人正在门前的一口大塘内撒网捕鱼。我们一直看到收网、过秤和核算付款，令我从心底里佩服共产党军队的纪律是何等严明。半天过去了，挨到晚餐时，桌上多了一钵鲜鱼，首长笑容可掬地说，这是为我们增添的晕菜，并频频劝吃，比之午餐时的气氛要轻松多了。我当时的心情，真有“梦里不知身是客”之感受。

晚餐后，首长告诉我们可以回去，并问今天有些什么感想？我谈了速读毛泽东著作《论联合政府》、《评中国之命运》的心得，说今天受教育很深，认为今后的天下终将是共产党的天下。还说到抗战胜利后，我仍将在国民党政权机关工作，但我保证不做危害共产党的事。首长对我所作的保证未予表态，只问我：“你说的抗战胜利要到什么时候？”我答以快则今

大革命时期

滕代远在我家历险的一段回忆

范保生口述 范仲云整理

我出生于清代末年，今年已满八十二岁了。回忆过去，经历的事情很多，其中有一桩事是我记得最清楚而未尝忘怀的，就是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农民运动失败后，滕代远同志躲在我家里安全脱险的一段经过。

那时，我才二十出头，跟随父亲种田过日子。这年入春以来，长沙河西乡里的农民协会陡然间闹得轰轰烈烈，穷苦的农友们都行动起来，几乎不分白天夜晚，经常是开会，斗土豪劣绅，到财主家胀屋，受苦的穷人真个要翻天了。我从小就住在现今黄金乡龙塘村壕管冲尾的范家老屋，不过那时是一栋四缝三间草屋。我只读过一年旧书，没文化，对外面的事情知道不多，但我们那一带农会办得很活跃，几个著名的人物如易子义、叶魁、龚杰、刘再三等大家都熟悉。龚杰就住在与我家隔一座小山的石坝子。

年，迟则明年春季。首长说：“胜利是绝对的，但彻底的胜利要等我们的力量壮大以后，希望你们今后不要中蒋介石的毒。”随后即要一名干部送我们到司令部驻地——源家洲子的黑瓦屋，那里也是仁德乡公所驻地。当我问随行的干部，那位出面接见我们的首长贵姓时，他只说声“都姓王”，我们也不便多问。事后，我才了解到在定石塘与我们见面的是王首道政委，在黑瓦屋接见我的则是王震将军。

这是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令我难以忘怀的一天。

民国十六年“马日事变”（五月二十一日）后，河西镇的地主武装团防局，专门对付共产党和农会骨干分子，那个叫丁琼之的团防局长，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口口声声要把共产党人斩草除根，大肆搜捕，一时间弄得农友们日里莫想安心做事，夜里莫想清静睡觉。我还记得，正是六月伏天里，龚杰躲避在外，打听自己数口之家将成熟的几丘禾苗，快要过白了，情急之下，便溜回来车点水救禾，谁知早有奸人盯住，刚上水车就被清乡队抓走了，不久就惨遭杀害。

龚杰被抓走后的几天，一个茫茫雨夜，忽然有人轻轻敲我家的门，我忙掌灯开了门，细看时，一个是龚杰的嫡亲侄子龚德富，另一人则不认识，看上去也是二十多岁，中等个儿，生得眉清目秀，一表斯文。两人脸上都是汗雨交流，我心里有几分明白，便迎进屋里坐下，龚德富向我介绍：“这位叫滕代远，是我叔叔龚杰的好朋友，远处人，直说了吧，是位革命同志，现时团防局清乡队指名要抓他。我想你和叔叔的交情关系，信得过，加上你这冲里又私静，就暂时在你家里躲躲风，请多关照吧。”我和龚杰本是共喉咙过得气的人，一听这话，便满口应承了。龚德富走后，我先安排滕同志睡觉，再去做好爹娘的工作，嘱咐他们一定要守口如瓶，对行迹可疑的人特别要提高警惕。这壕管冲尾就只我姓范的一家，一栋草屋，西头厦子的上端一间大木仓，屋矮窗小，阴暗得很，就成了他临时藏身之所；屋后山有一处废窑洞，山里树木繁茂，遇到紧急情况，他可以从挨近木仓的窗子推开活门，往塍上一跳，躲到洞里去。

刚来时，他还有些放心不下，总是坐卧不宁，我有空就陪伴他拉家常话，解解烦闷。他比我大一岁，我们就以兄弟相称，患难之交，感情日深。我家除了安排他一日三餐的茶饭外，还注意安全。一天晚上，我没有看到他，心里很焦急，后来我

追问缘由，他说：“反革命的武装天天在抓人杀人，我们共产党人是杀不尽的，我必须利用夜晚出去和党组织接头，和同志们联络，要继续和反革命斗下去！”他的话使我深受感动，也深受教育。

初秋的一个傍晚，我家突然来了大批背枪的人，把屋团团围住，有的冲进里面搜查，搜到最后，就死死盯住那间木仓，不说仓内和仓顶看个仔细，就连仓底下也用木棍横扫了好几遍，什么也没有碰着，最后垂头丧气地走了。等清静下来，我们示意干咳了一声，他才从仓底下爬出，只见灰尘满面，汗水湿透了全身，看样子已是精疲力尽。原来那些家伙围屋搜查时，他已来不及逃走，便一闪身躲到仓底下，等到搜查木仓底下时，他情急智生，依托那几根仓底枕枋木，双手使劲扣住，双脚用力抵顶，全身悬空贴在仓底板下，就这样躲过了敌人的搜捕，我们全家人都为他的机智勇敢、安全脱险而庆幸。

滕代远同志在我家住了二十多天后，一天，他忽然向我提出：要到戴公庙那边去，说有许多革命同志都在等着他呢。我虽挽留再三，他说：“后会有期，我去了还会再来的。”我送他走过龚杰故居的石坝子，唯有星月在天，虫声唧唧。俩人依依不舍，我又发蛮给了他两块银元做路上零用钱，他推却不过才收了。我站在石坝子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在蒙蒙夜色中消失。没想到这竟是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

附 记：

滕代远同志，湖南麻阳县人，一九〇四年生，早年参加学生运动。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农运工作，是湖南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七年，与彭德怀、黄公略一起领导平江起义，创建了工农红军第五军。一九四九年出任铁道部长，一九六四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九七四年因病与世长辞。

一九八六年，麻阳县已建立了滕代远纪念馆。

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

沦陷时期的卯田

· 吴亦吾 ·

抗日战争后期，我已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激于民族危亡，放弃了学业，在长沙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一九四四年五月，日寇大举进犯长沙，爱国军民同仇敌忾，一面疏散老弱妇幼，一面加紧备战。国民党第九战区在市内及邻近各县，布置了重兵，第四军军长张德伦奉命守土，迎击来犯之敌。我因在长沙县政府从事社会救济工作，便留在市区。

长沙市、县政府均在市内。敌人进犯市区前夕，大部分文职人员和文书档案，已迁至西乡华林寺（今莲花乡华林村），其余人员留在市内应变。当时，长沙县县长倪渭卿上任不到半月，仓促备战，上下显得有些忙乱。为了应付非常，奉命成立了“长沙县党政战斗指挥所”，由倪渭卿兼任指挥，县党部书记长黄千骧、三青团长沙分团干事长王宗希兼任副指挥。万一市区沦陷，即撤至华林寺，以河西各乡镇作周旋范围，并在河东地区设两个分所：第一分所由县政府民政科科长林重鼎兼任分所主任，驻北乡金井。第二分所由黄千骧兼任分所主任，驻东乡乌川。县党部也随之迁至乌川。三青团干事长王宗希，在

敌人窜犯长沙时，于湘潭龟头市附近与敌遭遇，不幸殉难。

从华林寺、小洞到卯田

至五月中旬，长沙市内基本上已是一座空城。除守军以外，各级机关大多数已奉令撤离。待敌人迫近市区时，市政府机关由市长王秉丞率领先迁卯田，后转赴安化。长沙县政府撤至西乡华林寺。因此，我也随之来到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著名古刹。

敌人陷城后，湘江西岸到处发现敌情，湘阴、宁乡、湘潭等县相继沦于敌手。长沙县政府在华林寺与外界已失去联系，不到一周又撤至小洞。这时，县政府直接掌握着两百多人枪，加上机关人员和眷属共三百余人，困处乡间一隅，交通闭塞，人心惶惶。几天以后，又利用月色朦胧的夜晚，再撤至卯田杨家老屋。长沙沦陷达一年半之久，长沙县政府在这里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爱国军民曾三次反击日寇的进犯，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在长沙抗日史上有它光荣的一页。

国民抗日自卫团的建立

卯田，原属长沙县美桐乡（今望城县麻田乡），距长沙市区百余华里，与宁乡县只一山之隔，四面环山，周围二十余里，聚居上千户农家。这里有险可守，回旋余地大，是打游击的好地方。

县长倪渭卿，原籍江苏，是留美学经济的，当时年已半百，一直在中央入幕，书生从政，不懂军事，缺乏应变才能。县政府撤至这里两个多月后，又闻日寇已窜犯贵州独山，桂林

失守，湖南大部分地区也相继沦陷，卯田的军民情绪低落，倪渭卿又拿不出办法。在束手无策时，一个叫邓如灿的国民党军界人士由市区敌俘营中脱险跑到了卯田。

邓如灿，湖南郴州人，黄埔第六期毕业，由下级军官擢升至上校参谋，是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随身作战参谋，后任湖南省会警察局长。一九四四年日寇陷长沙时，他在市内巷战中被敌俘获。在一次大轰炸中，他趁混乱之机，侥幸脱险，从暮云市偷渡湘江，逃到了卯田。

邓与倪虽素昧平生，但因邓的二哥、省卫生处长邓一颢与倪的友情关系，在卯田作客。他以待罪之身，电告薛岳：“长沙失守，唯我独生，待罪卯田，听候处分。”薛岳回电，令邓在卯田待命。不久，邓即奉到省政府电令，要他筹建长沙县国民抗敌自卫团，并任命他为司令。本来，自卫团司令应由县长兼任，因倪自知不懂军事，向上峰推荐由邓来担任，以为由邓应付这个乱世局面较为适宜。

自卫团经过紧张而又迅速的筹备，于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正式宣布成立。它以一个师级架子组成。其主要成员：

司 令	邓如灿
副司令	梁祖武
参谋主任	温培梧（后由孙彦接任）
秘书主任	柳迪猷
军需主任	宁 超
副官主任	刘震磊
军法秘书	钱诗馨
警察大队长	沈 英（后由温培梧接任）
第一大队长	李 芳
第二大队长	龙恒盈